

## 福昌婆婆\*

马昇嘉

2009-03

### 引子

听母亲说，福昌婆婆与我祖母年轻时就是要好的姐妹。

我出生那年，祖母得病过早离开了人世，福昌婆婆一如既往，依然是我们家的常客。福昌婆婆对我尤为钟爱，每次来家总要抱抱我亲亲我，她系在腰间的藏青色布围兜，仿佛是一只神奇的魔术袋，里边有取不完的糖果、糕点、山芋、乌菱……

那时我不会开口说话，但只要福昌婆婆来了，一听到她的大嗓门，我就会兴奋异常，瞪大眼睛四处寻找。一旦见了她，我嘴里发出“啊、啊”的叫声，在木立桶里蹦啊跳的。福昌婆婆满脸的皱纹绽开成一

---

\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30516122624/http://old.zh61wx.com/rdtj/Class354/13349.html>

朵好看的秋菊，嘴里说着：“来，抱抱，乖囡——”于是，我张开两臂向她扑去。福昌婆婆让我坐在她膝盖上，从围兜里摸出零食细心地喂我。吃着吃着，福昌婆婆突然觉得腿上一阵热辣辣的——哈，是我把她裤子尿湿了。母亲忙拿干净尿布为她擦拭，福昌婆婆褪褪裤管上的尿水，笑着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小囡水，当酒水。”

尽管我没了祖母，但自幼在我的心目中，福昌婆婆就是我的祖母。

这种美好的感觉，一直保持到我 10 岁那年——  
(一)

春天来了，小草发芽，柳树报青，桃花灼灼地盛开着……

那晚，我在睡梦中，楼下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

我惊醒。

” 嘭、嘭——”

” 嘭嘭嘭……”

深夜，幽静的石板街上，敲门声显得那样惊心动魄，我家的小木楼仿佛也在微微的颤抖。

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，伴随着一个女人凄厉、粗哑的哭声：

” 呜……”

” 啊……”

我的心一阵战栗——” 天哪，出什么事了？……” 身子不由得直往被窝里钻，耳朵却支棱着，屏息敛气，听着楼下的动静。

屋里一片漆黑，我听到妈妈轻轻叹了口气，说

：“真可怜啊！……”

爸爸担忧地说：“怎么又犯病了？”

听口气，爸爸妈妈知道楼下的女人是谁。”是敲我家的门？——”我紧张地问。

”不是。小孩家不用管，快睡觉。”爸爸说。

听说与我家无关，我稍稍松了口气，不一会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竟然把昨晚发生的事忘得一干二净，而大人们也没再提起过。

整整一个星期，没见到福昌婆婆，我有点儿想她。

我问母亲：“福昌婆婆好久没来了？”

母亲说：“福昌婆婆生病了。”我要求母亲带我去看望福昌婆婆。母亲说，“已经去看过了，病情

好了许多，过几天就会来我家。”

果然，那天放学回家，我一进门就听到福昌婆婆熟悉的说笑声，大大的嗓门，爽朗的笑语。见了我，福昌婆婆依旧满脸笑容，指着桌上一只白色搪瓷杯子说：“伟伟，快来吃青团子！”

阳春三月，是江南水乡吃青团子的时节。从田野里挖来浆麦草，洗净捣碎，滤出青汁，糅进糯粉，以枣泥、豆沙、白糖、猪油为馅，在笼屉里蒸熟后晶莹碧绿，十分诱人。福昌婆婆每年逢这时节，总会做了青团子给我送来，她做的青团子水分、火候把握得好，又糯又软，清香可口。

“伟伟，福昌婆婆今天特地去乡下挖浆麦草，磨粉做青团子，给你送来了。”妈妈说话的神情，非常过意不去。

福昌婆婆用筷子夹了一个青团子给我，还没送进嘴，我就闻到一股扑鼻的清香。我张嘴咬了一口，一股糖水溢满了嘴巴，甜得直沁心脾。

”好吃吧？”福昌婆婆问。

”好吃，好吃。”我大口咀嚼着，含糊不清地回答。这时我才注意到，福昌婆婆脸色苍白，确实比先前瘦了许多，两只眼袋下垂得更厉害了。

”福昌婆婆，前几天你生病了？”我问。

福昌婆婆脸色似乎有点儿尴尬，她用手摸着满是褶皱的脸，笑了笑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伤风感冒——”

妈妈打断了我的话，把搪瓷杯子向我挪了挪，说：“伟伟，趁热，再吃一个吧。”

这时，福昌婆婆站起身，说：“时间不早，我回去了。”

我和妈妈把福昌婆婆送到门口，看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石板街尽头。

(二)

时隔不久的又一个夜晚，我再次被敲门声、哭号声惊醒。我听辨出，敲门声比上回猛烈，而且用的是铁器。

“你这杀千刀——”粗哑的嗓音拉着哭腔，夹杂着“咣、咣、咣——”的铁器撞击木板门的声音。我听出了，那是菜刀的声音，在敲对面梅婶家的门。

“杀人啊？——”我忍不住喊了起来。

“不要声响！”爸爸发出低沉的声音。

“我，我害怕……”由于惊慌，我说话有点儿急巴。

“小孩家别多管，快睡觉！”爸爸还是那句话，声音闷闷的。

我听着一阵阵的敲门声、哭号声，这回却再也

不能入睡。我脑海里思索着，想象着，楼下的女人会是谁？听声音似乎有点儿熟悉，可是一时却想不起来。她为什么要敲梅婶家的门？与她家有什么刻骨仇恨？……

这时，楼下响起一个男人瓮声瓮气的声音，是在劝那女人回家。

过了一阵，哭声、骂声渐渐远去，石板街恢复了宁静。

“唉，”妈妈叹了口气，“一辈子的痛啊……”

“这次毛病发得更厉害了！”爸爸忧心忡忡地说。

看样子爸爸和妈妈非但对这个女人熟悉，而且充满了同情。

“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呀？”我冷不丁冒出这句



话来。

”怎么，你还没睡着？”妈妈觉得奇怪。

”我睡不着，挺吓人的！”说着，我又问，”她为什么一直半夜三更来吵闹？”

”唉……”黑暗中，妈妈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(三)

那天放学，我背着书包走在石板街上，稻香村糖果店里飘溢着诱人的香味，门口架着一只圆筒形的铁炉子，大铁锅里装着沙子和栗子，一个工人手持一柄大铁铲，正在不停地翻炒栗子，发出”嚓、嚓”的声响，吸引了不少路人观看。我不敢停留，怕禁不住诱惑，而口袋里没有分文。

路过福昌婆婆家的酱酒店时，只见福昌婆婆站在店门口，正在向我招手，大声喊道：”伟伟，过来

，过来！”

”福昌婆婆——”我亲热地叫了一声，走上前去，  
”有事吗？”

福昌婆婆从布围兜里拿出一包东西，用纸袋装着。我拿在手里，纸袋热呼呼的，还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。

”糖炒栗子！”我高兴地说。

”快拿回家去。”福昌婆婆叮嘱着。

我谢过福昌婆婆，兴冲冲往家走。

走出没几步，背后突然被人揉了一下，回头一看是同学阿海。他瞪大眼睛，像看着一个陌生人，说：“你，你刚才叫她什么？”

阿海是班上皮大王，平时我不跟他玩。我扭过

头，只管走自己的路。

”你，你怎么叫她福昌婆婆？”阿海大惊小怪

”关你什么事？”我没好气地说。

”她是疯老太婆呀！”阿海夸张地叫了起来。

我几乎没加思考，立马回击道：“你才是疯子呢！”

”

”真的，我不骗你，她是疯老太婆……你，你竟然叫她福昌婆婆——”阿海边走，边嘀咕着，一脸不屑的神情。

我心头升起了一股怒火，一把抓住阿海的臂膀：

”不准你说！”

”我偏说，你还吃疯老太婆的东西！”阿海两眼盯着我手中的纸包，仿佛抓住了什么罪证。

”你再说一遍！”我下了最后通牒。

”就说，就说，你吃疯老太婆的东西！”阿海一脸蛮横。

话未落音，我”啪”地当胸砸了他一拳。阿海没有料到我会真的下手，脚下没有站稳，踉跄着往后退了两步，随即举起拳头，扑了上来。我一侧身，灵巧地躲过了他的拳头，可是左手托着的一包糖炒栗子，不幸被他击中，顿时哗啦啦全撒在了石板街上。

”赔我的栗子！”我一把揪住阿海的衣服。

石板街上的街坊邻居见了，纷纷前来劝架，帮着把栗子一颗颗捡拾起来，装进我的书包。

阿海自知理亏，悄悄地溜走了。

回到家，我气呼呼地把书包里的栗子一股脑儿倒在桌子上，有几颗骨碌碌滚到地上。妈妈见了，问是怎么回事，我把与阿海吵架的事说了。

妈妈听了，责怪道：“同学之间不应该动手打架！”

”

”谁叫他骂福昌婆婆！”我气愤地说。

”骂人是他的错，可是……”妈妈欲言又止。

”可是什么？——”我急切地问道，预感到某种不测。

妈妈叹了口气，弯下腰，拾地上的栗子。

”妈妈，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我苦苦央求着。

.....

(四)

我怎么也不敢相信，石板街上夜半闹事的女人

竟然是福昌婆婆。

福昌婆婆一家是徽州人，幼时母亲早亡，随父亲来到江南茜浦镇，开了一家酱酒店。我祖母去店里买油盐酱醋，福昌婆婆热心，常常会帮忙送至家中，一来二往俩人便成了要好姐妹。福昌婆婆长得并不漂亮，粗手大脚，干活倒是一把好手，店里脏活重活抢着干，深得她父亲喜爱。转眼到了婚嫁年龄，无人前来提亲，父亲四处托媒无果。我祖母见乡下亲戚阿奎年纪相仿，只是家境贫困，人倒老实能干，便说媒招为入赘女婿。一年后俩人生下一子，取名强强。强强自幼受到家庭宠爱，游手好闲，不求上进。成年后，福昌婆婆为儿子娶了媳妇，在我家对门置了酱酒店，交与强强管理，期望能去邪归正，自食其力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强强染上赌博恶习，父母、祖父规劝不听，媳妇说他，常遭拳脚相加，以致最后把一个好端端的酱酒店抵了赌债，媳妇愤而离去……

人财两空，强强祖父年老体衰，急火攻心，一命呜呼。福昌婆婆经受不住打击，导致精神错乱，我祖母帮衬阿奎将福昌婆婆送进医院。半个月后福昌婆婆出院，强强已不知去向，有说他无颜见父母，去了

徽州老家，也有说是与人结伴去了新疆谋生。阿奎劝说媳妇，就当从未有过这个不孝之子。

福昌婆婆身体恢复健康，但心头的痛却解除不了。每年春天来临，世间万物苏醒，这病魔仿佛也会准时醒来，一俟发作，福昌婆婆就会在夜深人静之时哭闹敲门，痛惜失去的家业……对门梅婶，从别人手里买下房屋，开了一家百货店。梅婶同情福昌婆婆，事后奎公公上门道歉，她从不计较。

#### (五)

自当知道福昌婆婆犯有精神病，在我头脑里出现的总是披头散发、手持菜刀、龇牙咧嘴、面目狰狞的形象，从此便心生惧怕。街上见了福昌婆婆，我便远远避之，绕道行走；福昌婆婆来我家，我一定躲到楼上，不再照面；她带来好吃的东西，我不再嘴馋，而且心里常常会生出一种厌恶。

可是，命运会捉弄人。

那年冬天，我父母去县城探望生病的姑母，早上乘小火轮进城，傍晚才能到家，午饭让我去福昌婆婆家。想到要与福昌婆婆一起吃饭，我顿时头皮发麻，心中一阵慌乱。

”不，我不去，我要在家里吃！”我向妈妈提出。

”已经跟福昌婆婆说好了，听说你要去，她高兴着呢！”妈妈早做了安排，无奈，我只得顺从。

福昌婆婆家，前屋是店面，旁边一条长长的陪弄直通后屋，我跟妈妈来过多次，熟门熟路。可是，今天当我迈进陪弄时，心里竟然忐忑不安起来，脚步格外地沉重。我明白，福昌婆婆是喜欢我的，直至今日还是把我当作她的亲孙儿一般疼爱，可是，我再也找不到往日的感觉了。

陪弄幽深而又寂静，我听得见自己”怦、怦”的心跳……



福昌婆婆在厨房灶台上忙碌着，我倚在门口，陌生地盯着福昌婆婆有点儿驼起的背影。福昌婆婆转过身，见了我，惊喜地招呼：“伟伟，肚子饿了吧？快进来，吃饭！”

厨房里弥漫着一股诱人的香味，福昌婆婆从铁锅里盛出红烧肉，在稻草编结的笸箩里盛出热气腾腾的米饭，从煤球炉上端来一锅鸡蛋汤，还有其它三四盘菜，很是丰盛。大冷的天，饥肠辘辘，热饭热菜很合我胃口，我急不可耐，端起碗埋头吃了起来。福昌婆婆坐在我对面，慢慢咀嚼着，眯缝着眼睛看着笑着，不时往我碗里夹菜，说我正在长身体，应该多吃一点。

福昌婆婆的男人，我叫他奎公公，他多半时间一直守在店堂里做生意。此刻我与福昌婆婆面对面坐着，没有多余的话语，厨房里十分静谧，听得见咀嚼饭菜的声音。吃着吃着，我开始不自在起来，特别当我抬起头来，目光正好与福昌婆婆黯淡的目光对接时，我的心里就会引起一阵不安，后背上热辣辣的，仿

佛有针刺的感觉。

平时喜爱的菜肴，今天吃在嘴里却辨不出滋味，我胡乱往嘴里划拉着饭粒。见我快吃完了，福昌婆婆放下饭碗，要为我添饭，我说吃不下了。

不，即使能吃，我也绝对不想吃了。

这时，福昌婆婆从刀架上取下一把菜刀——看她手持菜刀的模样，我心中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恐慌，我想起夜半石板街上的敲门声，福昌婆婆哭哭啼啼举着菜刀……我浑身一个激灵，一股恐惧紧紧攫住了我的心。我再也坐不住了，放下饭碗，顾不得扒完最后一口饭，说声“福昌婆婆再见”，拔脚就往外溜。

身后响起福昌婆婆的喊声：“伟伟，我削水果你吃啊——”

我一口气冲出陪弄，走在石板街上。冬日的阳光当头照着，身上感到了一股暖意，我长长嘘了口气，心中顿觉舒畅了许多。我暗暗庆幸，明天不用再来

受罪了。

晚上，爸爸妈妈告诉我，明天姑母要动手术，他们还得去县城医院，让我继续去福昌婆婆家吃午饭

天哪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我的头皮一阵发麻。然而，我没有吱声，心里想好了，明天坚决不去福昌婆婆家了。

（六）

第二天早饭过后，上学路上我买了两个包子，放在书包里，作为午餐。

中午放学的时候，同学们都回家去了。教室窗外西北风在呼号，刮得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不停地颤悠。教室里空落落的，剩下我一个人，真有一种饥寒交迫的感觉。我从书包里掏出包子，啃了一口，包子冰凉凉的，有点儿硬，很难下咽，跟刚出笼的包子完全是两种味儿。这时，我想起了福昌婆婆，想起了福昌婆婆家充蕴着饭菜香味的厨房，这会儿她肯定在等

待我吃饭呢……

我好不容易嚼完了一个包子，只见传达室季老伯走进教室来。他手里拿着一个青颜色的棉套子，里面包裹着一只饭盒子，他告诉我是一位老太太叫送来的。

不用说，肯定是福昌婆婆给我送饭来了。

棉套子包裹着的饭盒子暖暖的，沉甸甸的，揭开盖子，啊，喷香扑鼻，是我最爱吃的油煎带鱼，饭和菜都冒着热气。因为吃了冷包子，此刻我肚子里也是冰凉凉的，不由得来了食欲。

这时，阿海和几个男同学突然闯了进来，真搞不懂他们回家吃饭竟会这么神速。我赶紧盖上盒盖，把饭盒塞进棉套子。

”伟伟，疯老太婆给你送饭来了！”阿海大呼小叫直嚷嚷。

”疯老太婆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”哈哈，吃了她的东西，当心也变成疯子！”

以阿海为首的这几个同学，在班上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老师常常会觉得头疼。我听不惯他们对我的嘲弄，也不愿跟他们多费口舌。我拿定主意，捧起饭盒走出教室。

我来到教学楼旁的小河边，河水随风泛着一道道波纹，由北往南潺潺地流淌着。

阿海他们跟随着我，在不远处叽叽喳喳议论着，观望着……

我拿出饭盒，揭开盖子，金黄的带鱼继续散发着诱人的香味，我咽了下口水，双眼漠然地望着天空。随即，我毅然举起饭盒，往河里倒去。

” 哐——” 的一声，饭菜全都撂在了河里——看着水滩边小鱼儿在争抢啄食，心中生出一种如释重

负的感觉。我明白，不是怕吃了福昌婆婆的东西”会变成疯子”，而是怕阿海他们日后的无事生非。

然而，意想不到的，就在我掉过头去的瞬间，我竟然看到了福昌婆婆！寒风中，福昌婆婆佝偻着背，正站在传达室墙角边，朝我怔怔地望着。

我一下惊呆了，手拿着空饭盒，木然地站着。

福昌婆婆很快转过身去，脚步蹒跚地走出了校门  
.....

### （七）

福昌婆婆病了，再次发病了！

这是妈妈当天晚上去送还饭盒时知道的。妈妈问了我没去福昌婆婆家吃饭的原因，我只得推说来不及完成作业。妈妈告诉我，奎公公说，福昌婆婆这两天起大早去水产公司排队买带鱼，第一天快轮到她时货卖完了，今天又去买，可能受寒了。妈妈说，为了

我喜欢吃的带鱼，大冷天的，福昌婆婆受累了。

听了妈妈的话，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福昌婆婆为我买带鱼受寒犯病，可是，我知道福昌婆婆犯病的真正原因！……这话我不能对妈妈说，只能暗自藏在心底，隐隐作痛。

那一晚，格外寒冷，北风呼啸着从窗户、瓦楞里一股脑儿地往小木楼里钻，我和爸爸妈妈早早躺进被窝睡觉了。

夜半，我再次被惊心动魄的敲门声吵醒，听着一声声哀伤、凄厉的哭泣，眼前即刻闪现出福昌婆婆瘦削的肩头、佝偻的身影，我的心里浸染着一种伤痛和惶惑，并且伴随着深深的自责……

“福昌婆婆！”黑暗中，我发出一声惊叫。

“伟伟，怎么啦？”妈妈急忙问道。

“你，你们为什么不去劝阻福昌婆婆，大冷的

天，她要冻坏的啊！”我拉亮了灯，几乎哀求着说。

“唉，没用，发病的时候，她不认人的。”妈妈无奈地叹了口气，“等会儿奎公公会来领她回家。

“大冷天发病可是第一回啊！……”爸爸担心地说。

楼下，石板街上的呜咽声，在这寒冷的夜晚，显得更加凄凄厉厉，揪人心肺。

福昌婆婆的哭声变成了呻吟，时断时续，时隐时现……

可是，不知怎的，奎公公没有来。

“不行，福昌婆婆的病会加重的！”不知哪来的勇气，我一骨碌翻身起床，说，“我把她送回家去！”我穿好衣服，“蹬、蹬”地冲下楼去。

打开屋门，一股寒风袭来，我浑身禁不住一阵



哆嗦。借着路灯的一丝光亮，只见上街沿台阶上蜷伏着一个瘦削的身影，正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。

哦，福昌婆婆！我赶紧迈出家门。

这时，一束手电光照射过来。”慢，伟伟，我去看看——”怕有什么意外，爸爸把我叫住了。

爸爸来到福昌婆婆身边，弯下腰，轻声喊道：“福昌婶，福昌婶——”接着伸手扶起福昌婆婆。

福昌婆婆果然不认我爸，她一甩手，爸爸没提防，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。

”福昌婆婆、福昌婆婆——”我拉住她一条胳膊，一叠声喊着。福昌婆婆身上穿着单衣，寒风中，身子在簌簌发抖。

说也奇怪，福昌婆婆似乎辨出了我的声音，黑暗中慢慢抬起头来。

我紧紧攥住了福昌婆婆冰冷的手。她不再哭泣，不再吵闹，渐渐平静下来……

石板街上，灌满了凛厉的北风，摇曳着寒冷的灯光……

爸爸脱下棉衣，披在福昌婆婆身上。

“福昌婆婆，走吧，我们回家去——”我与爸爸搀扶起福昌婆婆，可是福昌婆婆却迈不开步来。

爸爸蹲下身，背起福昌婆婆，匆匆往北街走去……

福昌婆婆昏迷不醒，连夜送进镇医院抢救。

爸爸和奎公公一起守护在福昌婆婆身边。

谁也没有想到的是，天快亮时，福昌婆婆竟然咽了气。

听到噩耗，我和妈妈急急往医院赶去，泪水止不住哗哗地往下淌……

福昌婆婆走了，走得太匆忙了！我多么希望再能听一听她的大嗓门，再能吃到她做的青团子，甚至愿意听到她夜半来敲击我们家的木板门……

福昌婆婆走了，我知道，她是带着对亲情的渴望，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！

我懊悔莫迭……